

一 机 遇

1. 回昆明参加省校合作科学研究

1998年6月10日，当天的《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等报道：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昆明连云宾馆会见北京大学代表团（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9人）一行。令狐安代表省委、省政府及云南4100万人民热烈欢迎北京大学代表团。令狐安表示要借北京大学一臂之力以振兴云南科教、发展经济，双方合作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共谋科教兴滇大业。北京大学代表团团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介绍说：“北京大学代表团成员中有国际领先的各学科知名教授以及科研、教学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北大将与云南共同寻找促进云南科教兴国、振兴经济的结合点。”昆明籍的于希贤教授是北京大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学仁，副省长梁公卿在座。当令狐安书记见到于希贤时，他握着于希贤的手说：“我认识您的姑母于兰馥，她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她一辈子救过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云南人民怀念她。欢迎您回家乡来做贡献！”另一副书记是北京大学的校友，他拉着于希贤的手，高兴地谈起他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时的乐趣。

6月11日，云南省政府对北京大学组成高规格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在科技、教育、人才培养方面与北京大学加强合作。北京大学代表团团长任彦申说：北京大学有较强的智力优势，云南省有较强的资源优势，“强强结合”，优势互补，领域会

越来越宽。当天中午，“昆明旅游圈规化优化研究”课题经省院省校合作协调领导小组（组长梁公卿副省长）批准通过，正式立项。此为云南省与北京大学第一批立项研究的 23 个课题项目中的两个重点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代表团精心研究，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征询于希贤，确认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中心副主任于希贤（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此项目北京大学方课题组组长兼技术负责人，城市规划系系主任吕斌副教授（博士）等为此项目北京大学方副组长。

1998 年 8 月 11 日，正式签订“昆明旅游圈发展规划优化研究”项目实施合同。这是一项应用基础研究。委托单位是：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协调领导小组科技合作办公室，具体负责管理此项目的是李村生处长和陈松同志。承担单位云南方是昆明市政府旅游局，合作方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项目第一责任人是云南方的雷晓明。于希贤是北京大学方的课题组长，具体的任务是兼技术负责人。项目年限为 1998 年 8 月至 1999 年 8 月。

不意，这次北京大学与云南省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还为深入研究古滇文明开拓出新的途径，为云南古长城的考察和新发现创造了机遇。

2. 从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到考察起步

于希贤在到昆明参加北京大学与云南省院省校合作项目时，已悉心研究了云南的各种文献。其中楚图南的《路南杂记》已提到石林水塘铺的“长城埂”，书中所记当时的见闻如下：

“由路南东北行，经过了重重叠叠的乱石山，都一样是石灰岩构成的石林，嶙峋嵯峨，异形怪状，人马行乱石罅中，曲折迂回，上下起伏，渐渐地看见前面树木茂密，地形略见开朗，在一个漏斗形的坡塘附近有几十家住屋的聚落 这便是所谓的水塘铺了。”我们见到了

一个村里的教员，向他说明来意，我们才被接待，并派了两个人领我们到附近的长城堞。长城堞是路南的古迹之一，但也难以说明是古迹之一，用乱石堆成的城垣模样的堞堤。这条古长城堞，高广约三丈，缘乱石山脊起伏，俨如一条巨龙一样。有几处且被野草和小灌木丛埋没，很不容易看见经过的痕迹。比起我在北方所见过的万里长城，其工程的艰巨与气象庄严，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原始社会或游牧社会也究竟是一种难能的大工程。根据记载和传说，虽都叫作‘长城’，其实并没有城垣的规模，也似乎看不出有城垣的用处，而且没有一块砖头，没有一处可避风雨及守望的地方，只是一望看不见两端的乱石堆成的索链锁着了路南一带的山头。县志的记载说这是蛮酋相争建立起来的，正确的时代不知道，建筑的人物也无从考证。并且这究竟是作守卫用呢？还是作分界用呢？也不大清楚。我们在此处徘徊眺望，从附近没有人家，没有人迹的荒山，从罅中长满了野草和小灌木林的土地上，也得不到一个可靠的解答。后来还是同行的殷君，以为在原始放牧时代，水草对于人畜的需要是最宝贵的，而在这一带地方既全是山地，仅有少数的水源，所以它便成为相争的对象。后来则是垒石为界，不同的部落，各在自己的界内牧畜，不相逾越，如同蒙古人的所谓旗或盟之类，而这正是旗盟之类的界石。我想这个假设大体是可能的。路南西南的河西县，有所谓盟石，其来源和作用也正与此是一样性质。至于长城堞垒筑的时代，则以这一带地方原为黑爨部落所据。据《澄江府志》谓：爨蛮本为东西黑四种。西汉末，白爨据曲州、靖州、安宁等处，黑爨据昆阳、新兴、宁州、威楚等处。不知像长城堞这类垒石的遗迹，

即为当时不同种族，不同部落争战或决斗以后所垒筑起来的公界，但至少不会是现在路南一带的民族，如撒尼，如阿细之类所垒筑的。虽他们也是爨蛮的二种，但据志书及所能得到的彝文、家谱、碑记的记载，他们大都是清初时从东南迤西移植来的，这时，种族斗争的对象，主要是汉族和夷族水田与山地之争，而不是夷族与夷族山地与山地之争了。所以这时自不需要也不会有这样的封界。看了长城埂的破烂、苍茫、废残、荒凉的样子和建筑技术的粗陋拙劣，也说明他们不会是较近时代的遗物。（见 1945 年《路南杂记》）

1998 年 6 月 10 日，北京大学代表团在石林县调研时，由昆明市张成寅市长、云南省教委和福生副主任和石林县王光华县长陪同。于希贤正式向三位领导提出石林再次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及石林县有云南古代民族所建造的古长城。当时王县长吃惊地说：我是彝族，世代居住在石林，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于希贤告诉大家说：“1945 年楚图南在水塘铺考察见到过。我手头有当年楚老写的《路南杂记》，可以提供给石林县的彝族学者。”当时大家有一个共识，找找看，再找老人问一问，落实一下此事。于希贤把手头的《路南杂记》（抄本）送给石林县彝族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黄建民副教授。

此后，于希贤见到王光华县长，王县长立即面告于希贤，说：石林县果然有“古长城”，“还有两个古城堡”。此间，王光华县长、石林县文管所黄兴所长对县境内的古长城埂进行了若干次采访和调查。

3. 石林古长城考察

于希贤认为，云南省可以列为世界遗产的项目很多，为家乡

成功申报世界遗产是一大心愿。于是，与云南民族学院合作，起草三江地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起草《石林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申请书的第一稿。在申请阶段，得到云南师范大学邵南副校长及科研处梁子卿副处长、何副处长及熊若蔚教授等人的合作。于希贤约请“世界遗产中心”主任谢疑高教授为第一负责人，自己为第二负责人。同时，于希贤还认为昆明西山三清阁、龙门及昆明金殿，都是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文化遗产，都够得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遗产。关键在于以世界遗产的标准来保护好这些文化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认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不可再生的无价财富。这些宝贵财富的毁坏和消失，将导致世界范围内遗产的匮乏。那些具有世界级价值的特殊品质的遗产，值得进行特殊保护，以防止对它们造成危害。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积极开展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际合作活动。1972年，联合国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此后，世界遗产委员会（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和世界遗产基金（World Heritage Fund）成立，确定将全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不可替代、且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奇迹和文物古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必须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人类罕见且目前无法代替，其价值必须具有原真性和唯一性。一旦遗产被列入《名录》，将受到国际所有成员国的共同保护，即使是在战争状况下也不能列为军事攻击目标。国际上已设立的遗产基金，用于名录遗产的保护、保存、展示，培训专家和工作人员。我国于1985年11月22日正式加入该公约组织，所以云南在建立旅游大省与民族文化大省的重大问题上，石林申报世界遗产，应当成为首选目标。

石林这一“天下第一奇观”，早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1880年法国天主教就派邓神父到石林来考察和传教。近40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研究过石林县的新生代地质，中科院院士、岩溶地理专家任美镔教授对石林进行过专门研究，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教授研究过石林县的植被区系。20世纪80年代，专程来石林进行研究的专家增多。其中有世界著名的喀斯特专家、英国斯威丁教授（Dr M. M. Sweeting），前国际洞穴协会主席、奥地利的特里默尔教授（Dr Huber Trimmel）J.，国际洞穴协会副主席、澳大利亚詹姆斯教授（Dr. Julia James），美国的迈克尔·戴教授（Dr Michal J. DaY），英国的A. C. 沃尔什姆博士（A. C. Waltham），加拿大的福特教授（Dr D. C. Ford）J. H.，法国的沙勒孟教授（Dr J. H. Slomon）和新西兰的P. W. Williams等。

石林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诗人、政治家、民族文化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神奇的石林，孕育了诗情画意的当地民族风情，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交相呼应，已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在进行“昆明旅游圈规划优化研究”课题时，昆明园林局马局长邀请于希贤为园林局干部作学术报告，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李副主任到会听完报告，他对石林申报世界遗产表现出极大兴趣。此后，已有众多的人民代表提案，强烈要求研究石林申报世界遗产保护的问题。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石林成为中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现在，全市、全省和全国呼吁石林申请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

国内虽然有很高的呼声，如地质工作者、水文工作者、气象气候工作者、民族文化工作者、地貌地理工作者、喀斯特研究者、旅游规划专家、风景园林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诗人等，对石林都作了许多研究。但是，专门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的高度进行有组织的，与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有联系与合作的研究，尚未立项研究过。过去的课题仅从研究机构单方面的意愿，进行了若干单项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从未接触过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不了解申报的基本路子与工作程序。本项研究就是要从保护世界遗产的宗旨出发，整合与优化前人的重要成果，组织人力与材料，进行细致的实地考察，进行石林世界遗产的研究与申报。

先前，有的人从石林喀斯特成因、形态分类、发育历史、植物种属与植被类型、地理分区，区域地层的特征、气候、土壤，民族和社会经济状况、人口和民族方面进行研究；也有的从石林喀斯特景观特征，如石林、溶丘洼地、溶蚀湖、暗河伏流及石林区划等方面进行研究；有的又从彝族神话、音乐舞蹈等方面研究，其成果不少；有的还对石林也做过不少的风景园林规划和景点景观设计。但唯独没有从“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进行过高瞻远瞩的研究。

目前，石林风景旅游区开发的面积约占 40%。过去，石林风景旅游区仅单一地开发岩溶地貌的自然环境旅游资源，于希贤建议与彝族的文化遗产结合，与申请世界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相结合。

在石林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人口在 600 多万的彝族（云南省内约 400 万，四川省内约 160 万，其他贵州、广西和国外也有一定人口数量），其文化底蕴在云南和昆明的旅游开发中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彝族先民自唐代南诏国以来，科学文化基础就较为雄厚。彝族是具有独特文化风貌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其文化遗产包括彝族寨堡、土知府深宅大院的官署、音乐、舞蹈、诗歌、天文、历法、数学等等。石林是举世闻名的“阿诗玛”的故乡，加之又有被人们赞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的路南石林自然遗产，这些完全可以和丽江的世界文化遗产媲美。云南省还有许多

民族文化在世界上有着独异的风格和很高的地位，只要我们认真研究，组织材料，也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国际化目标，提出不仅要保护珍稀动植物种群，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在千年、万年甚至更为古老时代形成的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国内外所有的喀斯特石林，其演化历史较云南石林为晚且形态单一，远不如云南石林千奇怪状、变化万千。所以，云南石林具有不可替代性。云南石林从景观、成因、典型发育特征、美学形态特征等，与世界上马达加斯加石林、马来西亚沙捞越石林、巴布亚新几内亚凯靖德山石林、澳大利亚石林、菲律宾石林、欧洲石林等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石林作认真、细腻的比较研究，突出云南石林的显著价值和唯一性的地位。我们有信心和把握，以强有力的证据、大量的对比照片、录像资料和地质、地貌资料，说明云南石林在全国、全世界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因近几十年来的不当规划和在石林景区内的部分人工建筑，石林景区内已部分失去了“原真性”。重点是在经济核算、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按照国际遗产原则，重新规划和优化研究整个石林风景区，使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性开发、经营的经济效益和世界遗产的保护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研究各地区、各类型自然景观和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总之，从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应重新研究制定石林保护区内开发的原则，重新优化组合石林保护性开发的对象和等级，重新优化组合石林保护性开发的措施和关键。应具体核算成本，提出如何照世界遗产保护的总体原则恢复石林保护区的“原真性”研究其“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于希贤从这一美好的愿望出发，希望使石林的研究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中一举成功。

在“云南石林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论证会上，人们对石林申报世界遗产没有争议，认为石林“天下第一奇

观”早有姿质为世界第一，它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够格了。但是，申请石林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有丰富的物质的文化实物，而诗歌、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不可能申报世界遗产保护。石林县只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连一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没有，更不要说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要研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谈何容易。

于希贤认为：“奇特的山川环境，必然养育出奇特的生物物种，也有可能孕育出奇特的文化。只要我们认真做好野外工作，下功夫去找，争取发现奇迹。”几次论证会上，都只有王光华县长支持于希贤的意见。王县长说：“作为研究，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都列上。研究的结果，石林的文化遗产如果不够世界级，那么把材料整理好，对今后石林县的文化建设也有用处。如果文化遗产中有哪一项够世界级，就申请双料遗产。”就这样，原先认为石林彝族自治县没有能达到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同志，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为考察石林古长城，进而考察云南古长城创造了条件。

二 石林古长城的首次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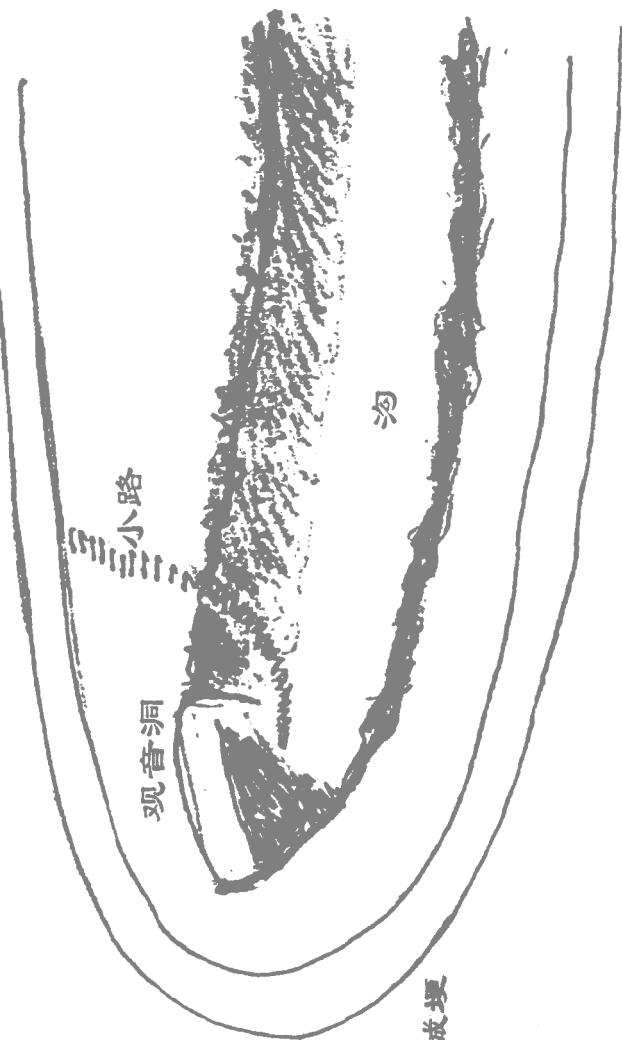
1. 观音洞旁的古长城堞

1998年6月6日，为完成“昆明旅游圈优化研究”课题中的《申报石林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和申报东川泥石流世界自然遗产》的创意策划，于希贤曾登上轿子雪山；又率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钱桂荣、云南民族学院研究员于希谦和硕士研究生吴宗友，石林管理局郑丙元、杨建平等一行，在当地乡镇干部的带领下，在一天清晨冒雨来到天生关考察古长城。乡长告诉我们，古长城堞在观音洞旁。当他们指着残高2米左右、宽3~6米的石埂子说就是古长城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段宽大的埂子，到处堆积着石头块。大家纷纷议论：它是一段古长城遗址，还是有别的什么用途的石埂子或古道路基址？田埂子等？但当地干部十分坚定地说，祖祖辈辈传下来都说，这就是古长城遗址。大家再三讨论，除认定是古长城外，其它判断都难以说服自己。见到过北方许多古长城的于希贤，根据自己的经验，马上判断这肯定是古长城。乡村干部还带大家下到观音洞旁，指示了明代曾有僧人居住洞中，留下石刻的遗迹。杨建平等冒雨拍了许多照片。

当天，吴宗友记录说：

“早晨，天气湿热难耐。早餐后，我们驱车赶往天生关。途中哗哗的雨声，丝毫未有消减于先生的兴致。除了于先生之外，其余任何人都未曾听说过天生关古长城……这样，历来只属于中国北方的长城，早已作为

古长城堞



古长城堞

石林县天生关观音洞古长城堞示意图

中华文明象征的长城，现在便有了新的含义。天生关古长城无疑是伟大的中华文明又一座不该遗忘的丰碑。”

“雨越下越大，吉普车艰难地在乡间泥泞的碎石路上颠簸着。十点钟左右，我们不得不在天生关村委会停留了半小时。看雨势没有减弱的趋势，于先生提议冒雨前去考察，大家见于先生如此热切，也更增添了几分兴致。车子在距长城遗址大约半公里处的平地上停下，我们踩着泥泞的道路来到了古长城跟前。这里是一段比较显眼的遗址，残留的墙基大约有三米宽，城墙是用天然的石灰岩垒砌而成的。岁月的沧桑使它失去了昔日的巍峨，石缝间丛生的杂草与灌木平添了几许肃穆、凝重与苍凉。”明代以前的古长城主要是就地取材 土石结合或用天然石块堆筑而成，明代以后才有砖城。……楚图南先生的记述中认为此长城大概建于两晋爨氏称雄南中时期。这次我们只看了天生关的这一段，以后还要多次来寻访它残留的别处遗址。作为中国最南的也是我们云南先民创筑的古长城，要准确地测定它的绝对年代，研究其历史文化内涵，发掘其多方面的价值，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先民曾有这一伟大的创造。”于先生站在这段古长城上兴奋、激动地对我们说着。他，总是在为人类寻找着真、善、美。，，

吴宗友的记录，反映了我们开始综合考察云南古长城工作的最初起步。其实，那天兴奋激动的不仅是吴宗友笔下的于希贤，大家都很高兴。这条由石头堆砌起来的“长城埂”，不知是多少年前由云南古代民族筑成的，为世界所罕见。于希贤很奇怪为什么长城会沿着观音洞分布？这疑惑，成为今后深入探寻云南古长城的动因。大家又沿着这道长城一直走到稻田深处，大约有 800 多米，长城遗址由于农田开发逐渐地消失在平原之中。

同去考察的于希谦研究员，认为长城工程量是很大的。在元明以前汉文文献中如果没有记载，那么在汉族大量进入云南之后的明、清和民国年间，必然会有汉族学者从民间得到一鳞半爪的耳闻，甚至片断的目睹记录。一定会找到这些文献记录。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于希谦终于在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中找到如下记载：

“鞞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

这里的“州”指今石林县阜鹿镇，其东三十里即今石林县水塘铺一带。明代“曲靖”包括今天的陆良县境，“广西”指今天弥勒县境的虹溪。李元阳正确地记述了这条古长城起始于今天的陆良县境和终止于今天的弥勒县境，并记述了这条古长城的长度为“三百余里”。这条“古长城堧”的知识，当来自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即当时彝族的民间传闻和彝族的语言。

2. 探寻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古长城堧

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实施云南古长城考察计划，直到 2000 年 4 月才最终决定，在 5 月 1 日开始这项工作。这是开展省院省校合作研究项目以来，在于希贤的动议和组织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到云南古长城进行实地的科学考察。

为了少耽误为研究生上课的时间，于希贤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休息的机会，从北京赶到昆明，和助手贾向云于 5 月 1 日奔赴石林县，开始为《石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做野外踏勘。上午 8 时 47 分，我们登上昆明开往石林的旅游列车。火车历时约 1 小时 50 分到达石林车站，正巧遇上石林管理局陶洪林副局长在石林车站检查游客到站情况，他亲自开车将我们送到石林管理局。

此番考察的目标是石林古长城。

考察地点是天生关、北小村、清水塘、哑巴山等处。

为做到有目的、有目标、有依据的科学考察，我们确定了工作程序：要研究石林县的彝族文化遗产，首先必须对石林彝族（包括撒尼、阿细、阿哲、黑彝等支系）古代的天文、历法、宗教、音乐、舞蹈、历史文化名村等进行实地调查，实地采风。之前，又须对当地的有关文献及前人的工作系统地、全面地作一了解。石林管理局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我们提供了石林县各区的地图。此次，野外踏勘计划又得到石林管理局局长助理郑丙元和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昂志灵的支持。

5月2日上午，我们先到石林县志办，由郑丙元同志介绍，受到昂志灵主任的热情接待。短时间的交流中，于希贤介绍了“申报世界遗产”课题工作的情况及这次考察的目的。昂志灵主任从当地彝族的传闻中对石林县古长城早有了解，但他并没有实际踏勘过。昂主任详细介绍了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同胞中有关石林县“长城埂”遗址分布情况的传闻。我们以此绘出了草图。双方还讨论了100年前，法国天主教邓神甫在当地集资兴修水利，办天主教会学校的情况。我们查阅了昂主任为我们提供的1999年7月石林县政协编印的《石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石林文物志》其中载：“长城埂，古时称‘鞞子城’，彝语称‘底伯卢’。横穿石林县东部而过，是古代彝族部落酋长兄弟为分土地而筑的地界。虽多漫漶，可遗迹犹为显著。此埂起自曲靖，在天生关村入石林县境，经北小村、水塘铺东、所各衣、戈衣黑、蓑衣山村而南，入弥勒县境十八寨，直达泸西，全程约长300余里。”我们根据史料提供的线索，在地图上标注了考察点。昂志灵主任又向我们介绍了看过古长城的石林县文管所所长黄兴同志，我们可向他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5月3日上午9时，天气不佳，阴雨，我们不能按原定计划

出发，临时改为到县档案馆查资料。初到石林县，除了地方志办公室昂志灵主任热情接待外，其余皆很冷淡。他们坦率地说：“每次中央、北京、昆明来的学者来要资料，我们热忱接待，我们辛苦为之准备，投入了人力物力，原先说好是合作研究，材料一拿走，永无音讯。你们要看材料，必须要有县长或主管副县长的批文，必须要有正式的公文。”但我们去找县长或主管副县长，回答是：下乡去了，有紧急事务处理，人不在。档案馆收集有：

宜良新发村毕朝清家“十二满圆”书

弥勒圭山额冲衣赵国华家“自家”指路经书

路南圭山额冲衣赵国华家占卜书

路南寨黑地方毕朝廷家“舅家”指路经书

祭密枝节的经书等。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资料，我们和档案馆的领导商量，希望将这些经书复印作为以后研究的依据，最后他们同意了。10时30分，我们又辗转到县民族宗教局，在那里见到一位彝族毕摩，了解到一些情况。现在的石林县民族宗教局是1993年才成立的。目前没有民族宗教概况等资料，天主教、佛教、道教的资料几乎没有。毕摩文化保存不多，虽然民间的民族风俗习惯基本保持，但是按彝族的传统，彝族老毕摩去世后生前所用经书、祭器均作为陪葬品烧掉。我们带着遗憾的心情又来到县政府办公室找到木副县长，木副县长得知情况后，要求办公室通知基层部门配合。

我们急切地想到县图书馆查一查本县的彝族文化研究材料。跑了三天，收效甚微，后来还是文体局董建平书记派办公室副主任薛春华带我们去县图书馆查询文史资料，我们才挑选到部分有价值的资料。在县图书馆查找到李埏教授40年代编著的一本油印《路南乡土地理》，其中写道：

“长城埂，在城东三十里，水塘铺附近，闻长约十里，为白石垒成，高约三尺，厚二尺，并非砖城。成于

何时？尚无考证。此埂工程颇不小，唯据考查结果，并非为军事目的而设，是否为田庄界墙？此时亦无定论，颇堪研究。

提问：长城埂为何建筑？应如何进行考证？”（李埏：《路南乡土地理》，1946年油印本）

这里的“城”指民国年间的路南县城。“闻长约十里”显然仅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十里”之长的长城，确实“工程颇不小”。

我们考虑楚图南是亲自看到过水塘铺的“长城埂”，李埏对“古长城埂”的认识来自当地少数民族也即当时彝族的民间传闻和彝族的语言。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要有文化遗址，其他的精神文化都无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决心全力寻找云南古长城。经昂志灵主任介绍，我们认识了石林县文物管理所的黄兴所长。

我们告诉他，为了石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对石林古长城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实地调查，过去从未做过这项实地调查工作。踏勘工作跑野外，认识清楚哪里有古长城，有多高多宽，面貌如何？并将找到的长城填绘到大比例尺的地图上，遗址全部照成照片，一一附上。于是，他又告诉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文体局，必须要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他才好配合我们工作。

黄兴是彝族，他一直在从事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彝语、汉语皆通。有他的支持和参与，在石林县古长城考察中，我们工作进展顺利，收获很大，在7天有效工作时间内，完成了预定考察目标。

3. 北小村的古长城文化遗产

从县政府出来已是下午4时，我们立刻赶到县文体局，刚好局长、总支书记都在。总支书记董建平接待我们，他听说是为石

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认为是一件大好事，应当支持。但寻找古长城令他们十分惊讶，他从未听说石林县有长城。他叫来办公室副主任薛春华，小薛听说过石林县有古长城，但不知道这段古长城在哪里，没有见到过。董建平建议：“古长城的系统调查研究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集中一段时间，分若干块若干小组，按一定思路去做，创造一个环境条件，外部的、内部的，由县政府主持操办，达到研究的要求和目标。”他要文体局的同志，全力配合北京大学的同志做好云南古长城的调查。于是，我们商议从北小村开始调查，决定明天进行野外考察，事情就这样定了，并通知黄兴明天上午在招待所和我们会合。一切都联系好了，饭桌上，董建平说：“石林县本地的文化资源要和北京大学的智能头脑结合，才会产生出耀眼的火花，才会有广泛的影响力。如《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已经在阿细人中流传了许许多多。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小，仅仅是在石林县的部分山村中流传。光未然等音乐家到石林县之后，经名家一整理加工，这首歌就成为一首唱响全国、奏响全世界的名曲了。古长城及相关历史文化的考察，有了北京大学的帮助，也将会提高它的品位。”地方上有这样明白事理的干部，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希望。于希贤也表示，没有地方上的帮助，我们从北京不远千里来到石林，人地生疏，不通彝语，很难开展工作，双方结合，全力找寻，希望能够再现古长城历史文明。

5月4日上午8时35分，于希贤、贾向云和石林文体局总支部书记董建平、石林文物管理所黄兴所长、办公室副主任薛春华五人考察小组奔赴北小村。董书记亲自驾车，汽车上了石林县北肇公路，这是一条新建的公路，还未铺沥青，汽车轮子在碎石路面上行驶，颠簸得很厉害，和筛糠一样，要是前面有车，尘土飞扬，后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一路上的风景倒是更吸引我们，姿态万千的石林奇景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